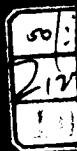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六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季氏第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朱注同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注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

爲季氏臣來

告孔子也

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附庸國也見賢遍反

正義曰朱注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

復之衛也蘇氏曰定公十二年于路爲季氏宰哀公
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伐顓臾當在季
康子之世皇疏云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蒙
案魯論記伐而出於季氏是以陪臣而擅天子之征
伐也以伐而加於顓臾是以大夫而奪國君之附庸
也直書季氏罪有主名也先敘冉有惡其同謀也當
來告而曰將伐謂其尙未伐而猶可諫止也諱言伐
而曰有事知其不宜伐而未敢聲張也記事書法一
字不苟厥後春秋經傳不見有顓臾之役安知非因

夫子之反覆開陳而中止邪

孔注云云疏曰云顓臾風姓之國者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又二十二年經公伐邾取須句杜注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杜氏皆本孔注江氏地理攷實引彙纂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顓臾城案費縣今屬沂

州府云本魯之附庸者孟子王制皆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魯有附庸顓臾本臣屬於魯也云冉有季路爲季氏臣者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子路從之是子路臣於季桓子在定公之世也又云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冬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

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也又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案卽左傳戰于艾陵事哀公十一年春齊伐我及清時冉有爲季氏宰用矛入齊軍而夏又有艾陵之役是冉有臣於季康子在哀公之世也前後相去數年似非同時然攷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是哀公十四年以前子路固嘗在魯矣至十五年秋季齊陳瓘如

楚過衛仲由見之此時又在衛是年冬遂遇孔悝之
難然則子路當於哀公十一年冬從孔子自衛反魯
再仕季氏與冉有同爲其宰至十四年冬或十五年
春乃又適衛故孔注以爲同時臣於季氏也欲伐顓
臾當是季康子蓋在哀公十二三年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

教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也

且在邦

域之中矣

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爲

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也

釋文與音餘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邦或作封皇本末句作何以爲伐也高麗本同御覽引夫上有今字周禮大司徒注引無矣字也字

正義曰朱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求爲季

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孔注云云疏曰云爲聚斂者見先進篇及孟子史記
世家康子以父遺命將召仲尼先召冉求後卒用其
言而召孔子至如敵齊師訪田賦弔景曹皆使冉求
故朱子謂其尤用事與謀則有之孔注謂夫子獨疑
求教教則造謀起意未必至此也云主祭蒙山者邢
疏蒙山在東故曰東蒙書禹貢徐州蒙羽其藝詩魯
頌奄有龜蒙蒙卽東蒙也左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
盟于蒙杜注故蒙陰城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縣

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是主其祭
者也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胡朏明
禹貢錐指曰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
縣界論語邢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
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
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
泰縣界元和郡縣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
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
蒙與東蒙爲二山也于欽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

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孫論曰蒙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卽龜蒙峯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卽蒙山非有二山明矣云魯七百里之封者據孟子王制周初沿殷制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

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
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周禮鄭仲師注以爲半皆附庸
而後鄭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
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
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
得七百里地官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
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
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

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
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
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
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
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
四五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
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然則顓臾爲魯所屬附庸即在七百里封域之內孔
注與鄭君意正符合也云屬魯爲社稷臣者詩闕宮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鄭箋云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不得專統也鄭君意謂魯得專統附庸非常異數故特言錫之是顓臾臣魯由先王之命孔鄭意亦相合詩孔疏謂顓臾猶非專臣故季氏得伐本經邢疏謂顓臾本不爲魯臣春秋之世陵弱暴寡屬魯爲臣均非注意也趙鹿泉云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邾以進爵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邾取鄆取卞皆附

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與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於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注孔曰歸咎孔於季氏也

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也

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

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持危扶顓若不能何用相爲也

釋文任音王焉於虔反相息亮反下同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也後漢書陳球傳引作邪漢書王嘉傳抱朴子引焉皆作安

正義曰朱注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

故歸咎於季氏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黃先生曰止去
位也對就言之力不能則不就位也持危扶顛言諫
諍也荀悅申鑒曰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謂之防發
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
爲下然則陳力就列者先防後救不能救則力盡而
去也蒙案相卽下相夫子之相朱子謂瞽者之相以
扶持生意也相字从目从木說文引易說地可觀者
莫可觀于木本取審視之義輔相相瞽一義之引申

也不能者止興不可則止同一則力不及而去責在己一則道不合而去咎在君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周任古良史者左隱六年傳周任有言曰有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昭公五年傳又引其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家語引其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杜預云周大夫邢疏本之謂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書盤庚引遲任有言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或遂以周任爲